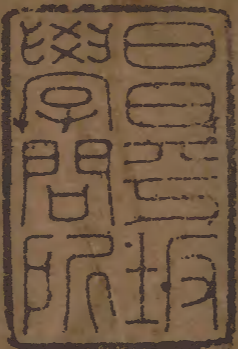


# 史緯

八十七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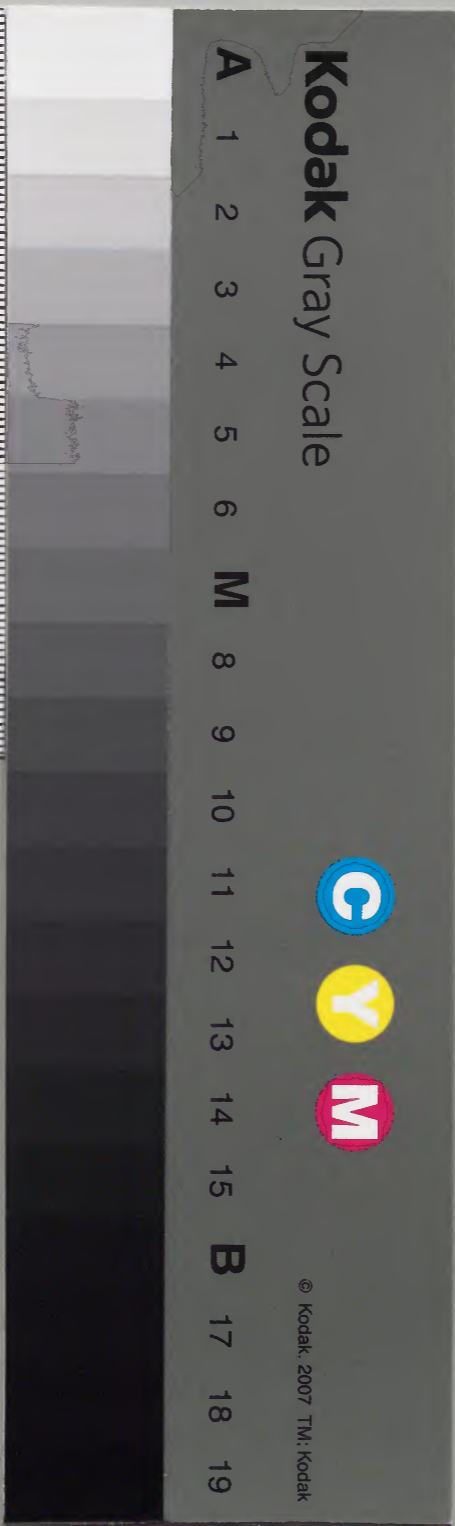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二	三	二
函	一	四	一
架	三		
冊	一六〇		

內閣文庫			
類	二	三	二
號	一	六	〇
冊	一	六	〇
架	一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1
冊數	160(40)	
函號	290	140

史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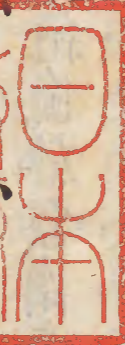


晉書卷八十七

晉書十五

列傳

桓彝



桓彝字茂倫譙國人為尚書吏部嘗過輿縣縣宰徐寧通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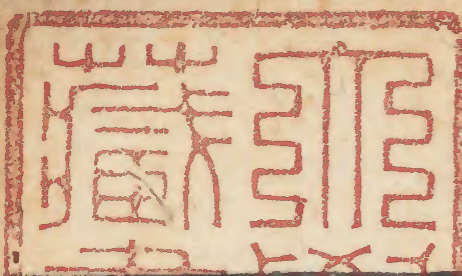
博涉彝遇之欣然停蓄累日結交而別庾亮每屬彝覓一佳

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徐安

期真海岱清士也亮問所長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

應無而不必無即遷吏部郎宣城頻經變亂詔以彝為內史

橫峻叛破司馬流於慈湖遂長驅逕進彝退據廣德時州郡



淺草文庫

史記卷八十七

史紀 卷之八十一  
多遣使降峻長史裨惠勸彝偽與通和以須後舉彝曰吾受  
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命  
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韓晃攻之左右勸縱退軍縱曰  
吾受桓侯厚恩矢以死報吾之不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  
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城陷爲晃所害郡  
人紀世和收葬之賊平贈廷尉謚曰簡俞縱贈興古太守孫  
石虔驍勇絕倫於獵園中見猛虎被數箭而伏諸將知其勇  
戲令拔箭石虔往拔得一箭猛虎跳石虔亦跳高於虎身猛  
虎伏復拔一箭以歸從伯父溫入關叔父冲爲苻健所圍垂  
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時有

患癘者輒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授南平太守苻堅  
荆州刺史梁成寇竟陵石虔距之賊阻激水屯管城石虔夜  
渡水旣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尅管城斬首七千級俘獲萬  
人納降二千家而還進豫州刺史卒贈右將軍

王湛

王湛字處冲昶之子也湛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  
爲癡昶獨異之問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隕然兄  
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  
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  
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剖析玄理皆濟所未聞也濟才

氣抗邁於湛畧無子姪之禮既聞其言不覺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夜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及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能騎不湛因騎惡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又使騎濟所乘馬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之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謂與已馬等湛曰此馬任重方知耳平路無以別也乃於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躡濟益歎異謂其父渾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至是帝問及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

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授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史卒子承字安期避地江東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渡江名臣王導衛玠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子述字懷祖性沉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獨恬如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辟爲中兵屬既見問以江東米價述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真簡貴不減祖父爲庾冰長史時庾翼鎮許昌以累有

妖恠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樂鄉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方當興立城府，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輕重之算，况非今日之要耶？方今強胡陸梁，當畜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開取費，又江州當泝流數千，供給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闔闢之心，不知所向。天道玄遠，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拘小數。昔秦忌亾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糜弧之謠，竟成褒姒。

之亂。此既然矣，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每受職，下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及遷尚書令，子坦之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旣云堪，何爲復讓？坦之爲桓溫長史，溫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述素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婚之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每言述才不長，直以真率勝人耳。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爲州司所檢。王導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

愆而能室  
忿而能懲  
懷祖固不  
可測

宜此述曰、足自當止、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  
故宅宇器用、不革於昔、性躁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怒  
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乃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內  
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嘗極言罵  
之、述不應、面壁而已、奕去、始復坐、太和二年、上疏乞骸骨曰、  
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於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為  
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  
見廢棄、時人咸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能為此公之  
事、雖是牋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年衰疾痼、乞奉先誠、歸老  
丘園、不許、三年卒、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止

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實事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  
果不行、又欲移洛陽、鐘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  
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宜先事、鐘虞溫  
無以奪坦之、宇文度弱冠有重名、時人為之語曰、江東獨步  
王文度、拜侍中、時卒士韓悵逃、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考  
掠罪、以偷牛坦之、以為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失牛事或  
可恕、考掠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從之、簡文帝臨崩、  
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政事、坦之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  
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  
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溫卒、遷中書令、與謝安共輔幼

主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以委任爲賢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爲無難終能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皇太后姿性仁淑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陛下奉事之心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必不異所生不可自爲踈疑昔成康幼冲事無大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今僕射臣安中軍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冲雖在外路不云遠若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理獲盡庶事可舉

且天聽雖聰不啟不廣群情雖忠不引不盡宜親見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猶尚誠懼况今艱難安危所繫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宣元之祚帝納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約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卒子忱字元達弱冠知名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歛衽待其發言忱竟不與語玄失望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言忱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曰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大元中爲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

武將軍桓玄時在江陵常以雄才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忱亦不留嘗朔日會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服之而不能測也性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數年卒

荀崧

荀崧字景猷或之玄孫也元帝踐祚以崧為太常時議省博士崧謂昔咸寧中侍中常侍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術三則儀曹太常得以質疑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不宜過省遷

尚書左僕射帝崩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道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光啟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惠邁於孝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剪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遷毀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敦待崧甚厚欲以為司空銜之而止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曄共登御林擁衛及帝被逼幸石頭崧侍從不離帝側帝幸溫嶠舟崧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卒謚曰敬子美字令則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美白其母曰得一利刀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



選尚尊陽公主、美不欲連婚帝室、遁去、監司追之、乃出尚公主、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揚州諸軍事、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美之少者、時慕容蘭以眾數萬屯汴城、為邊害、美征之、斬蘭、石虎死、胡中大亂、美撫納降附、甚得眾心、以疾篤解職、卒年三十八、帝歎曰、苟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贈驃騎將軍。

范汪

范汪字玄平、順陽人、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遁逃西歸、溫嶠屯兵尋陽、以賊強未敢輕進、及汪至、嶠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亾已兆、雖強易弱、朝廷有

急之、宜急進討、嶠深納之、引參軍事、賊平、封都鄉侯、拜中書侍郎、庾翼將悉郢漢之眾、以事中原、軍次安陸、轉屯襄陽、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餅、安陸之調、不復為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宣貫剪豺狼之林、招攜貳之眾、田疇稍墾、生產始立、而當移之、勢必嗷然、咎悔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苦、不可不熟計、臣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邊將並驅、又東軍不進、殊為孤懸、賊誠衰弊、然得臣猶在中原、當

取今我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所至慮四也翼豈不知兵家所忌顧以任大責重晏然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輒行畢命原野然國家之慮當出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宜詔翼還鎮養銳以爲後圖除都督徐兗青冀揚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桓溫惡之溫北伐令汪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曲直後至姑孰見溫溫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已甚悅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汪既至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亾兒瘞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遂止卒於家子甯字武子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

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著論責之拜中書侍郎王國寶甯之甥也詔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譖甯於帝甯求外補出爲豫章太守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尙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經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泰今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於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又曰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栢皆已成行雖非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

史續 卷之八十七  
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徙家之禮。隨會仕秦。樂毅宦燕。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且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項者選舉。凌夷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今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且賦調役使。無復節限。牽曳百姓。營起廨舍。先之屋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宮復應修立。又方鎮

去官。皆割兵仗。以爲防護。米布之屬。不可稱計。送兵多者。至千餘家。少者亦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監司相容。不相彈糾。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雖多。而用之無節。蒲酒永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貴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譽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

甯知力役  
之苦乃以  
管建被劾  
何也

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為長殤以其  
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其尙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  
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丁非復童幼之事矣違背經典  
困苦萬姓莫甚於此宜修舊制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  
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江州刺史王凝之  
劾甯營建勞費會赦免甯嘗患目疾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  
湛嘲之曰宋陽里子魯東門伯左丘明漢杜子夏鄭康成魏  
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相傳得此方云損讀  
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  
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篔蘹於胸中納諸方寸修之既久近

其目睫遠能洞其牆壁非但明目亦且延年甯以春秋  
象梁氏未有善釋沉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  
既而徐邈復為之注世亦稱之汪叔堅字子常為尙書右丞  
廷尉奏廷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  
象市廣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搗登聞鼓乞自沒為奚  
官奴以贖父命尙書即朱暎以為天下之人無子者少一事  
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議者以廣為鉗徒二  
兒没入既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  
而不為永制堅駁之曰自淳樸澆散制為刑辟刑之所以止  
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

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續父者，豈得不擯絕同之禽獸耶？按主者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國典，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既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仁恩不以為例，交與怨讎，此為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遷護軍長史卒。

劉惔

劉惔字真長，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弟潢，字冲嘏，吏部尚書。並有名。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

嘏。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惔少清遠，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苴屨以為養。雖華門陋巷，晏如也。人未知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授丹陽尹，為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有訟官長者，諸郡因而劾之。惔歎曰：古之善為政者，敦本正源，鎮靜流末，居下訕上，此大弊之道也。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惔每奇桓溫之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為荊州，簡文帝時作相，惔言於帝曰：溫不可

使居形勝地宜裁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為軍司帝不納  
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惔以為必克或問其故云以蒲  
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為也但恐溫終端制朝廷耳後竟如  
其言

張憑

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  
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耶舉孝廉初欲詣劉惔同  
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  
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  
彼我之懷一坐皆驚乃延之上坐清言彌日既退惔遣傳教

覓張孝廉船便同載詣簡文帝帝時為相與語歎曰張憑勃  
率為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王彬

王彬字世儒導從弟也為侍中從弟敦舉兵入石頭元帝使  
彬勞之會周顛遇害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甚慟既而見敦  
敦怪其有慘容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  
戮彬曰伯仁長者而加以極刑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  
不軌禍及門戶矣言辭慷慨涕淚交下敦大怒曰爾狂悖至  
此為吾不能殺汝耶時王導在坐甚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  
有脚疾汝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謝之有敦曰脚痛孰若頭

王應知人

痛彬意氣自若。後敦有逆謀，彬諫甚苦。敦目左右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耶？敦乃出彬為豫章太守。遷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觀衰危，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投舒。舒沉含父子於江。彬聞當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淡以為恨。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子彪之，字叔虎，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除佐著作郎。從伯導曰：選官欲以汝為尚書郎，汝還可作不。彪之曰：位之高下，自不足計。當任之於時。遷廷尉。永嘉太守謝毅

叔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不從，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嘗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凶惡之輩，復生心僥倖矣。從之。轉吏部尚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謂曰：卿事任既重，彼抗表問罪，卿為其首，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欵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當以正義相

史綱 卷之八十七  
我無故恩，恩先自取。蹶浩曰：「決大事正自難，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奉帝旨，果不進。時官方混淆，遷易無常。彪之上議曰：『得賢之道，在於任官；任官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夫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流，職事未修，紀綱不肅，職是故也。當今之要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人才出，職并則吏簡而風俗靜。久於其事，雖中才猶足有成。今六卿之任太常，望重而所司務約，宗正所統蓋少，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隨宜而領之。若

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庶官。方之選差，清涖職之日稍久，無奉祿之虛廢，簡吏卒之煩役矣。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已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宮，則直侍頓闕而宮省空矣。長安人雷弱兒等詐云殺苻堅，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陽，營復山陵。彪之上簡文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弱兒等果詐。姚襄叛，浩大敗還。或謂簡文曰：「武陵弟中大修器械，將謀非常。」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察之。」轉尚書僕射，豫州刺史，謝奕卒。



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非不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陛下作異者耳簡文曰君言是也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彪之居郡八年豪右歛跡亾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疾之左降爲尙書頃之復爲僕射溫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知溫不臣已著勢不可奪乃謂溫曰公自云欲爲伊霍何不讀霍光傳耶溫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溫甚歎服溫將廢武陵王遵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尊親未有顯罪不可以嫌隙之微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此

大事宜更深詳溫不從簡文帝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諮之必反爲所責矣朝議乃定孝武卽位太皇太后以帝幼冲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臣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事遂止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因使宏改之既屢引日宏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尋卒遷尙書令與謝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廷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立判安欲更營宮室彪

之日中興初卽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作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比之臺府稍稱宏敞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修補而已強寇未殄正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耶安曰宮室不壯後世且謂我輩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以保國寧家爲先豈以修飾屋宇爲能耶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卒謚曰簡彬族子允之總角時從伯敦謂爲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同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旣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

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爲、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白、舒、舒、卽、與、導、啓、明、帝、咸、康、中、拜、南、中、卽、將、江、州、刺、史、

陸玩

陸玩字士瑤吳人也王導郗鑒庾亮相繼卒以玩有德望遷司空玩旣拜有人詣之索杯酒瀉置柱梁間呪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棟梁耶玩笑曰戢卿良箴旣而歎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子納字祖言除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辭桓溫因問曰公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如何納曰素不能飲止

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閒請曰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時王坦之刁彞在坐唯酒一斗鹿肉一柁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餘瀝溫及賓客竝歎其率素更勅中厨設精饌酣飲極歡而罷遷左民尚書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徙吏部尚書待客惟菜菓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倅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至倅遂陳盛饌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杖之四十倅車騎大將軍曄之子也會稽王道子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

此斗酒  
肉卽不  
爲簡

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耶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

###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人辟大將軍王敦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污狼籍敦嘗於座中曰家兄在郡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遷中書令成帝有疾庾冰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爲他族所攻每說帝以國有強敵宜立長君請立弟康帝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故武王不授周公昔漢景欲傳祚梁王朝臣以爲虧亂典制執而不聽今琅琊踐祚如孺子何妄意改易懼非長計帝崩冰

竟立康帝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曰陛下龍飛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天顏帝有慚色帝疾篤冰意在簡文而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爲穆帝冰甚恨之尋冰及弟翼俱卒充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其子爰之論者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充曰荆楚國之西門地方千里戶口百萬北帶強胡西鄰勁蜀經略險阻得賢則中原可定失勢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亾則吳亾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曰使爰之不避桓溫勢必阻兵將貽國恥充曰溫

能制之諸君勿憂乃命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正色立朝以社稷爲已任不以私恩樹親戚而性好佛阮裕嘗戲之曰聞卿志大宇宙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泰乎於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詣於道二何佞於佛充能飲酒劉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飲頊家釀言其溫克也卒贈司空諡曰文穆

褚翼

褚翼字謀遠哀從兄也洛陽覆沒翼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不能綏衆與陳撫郭重相攻擊翼謂撫等曰諸君

所以在此謀逃難也宜共戮力以備賊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為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勢必內潰胡賊聞之潛來掩襲請君雖殺秀何救於敗亾撫等悟與秀交和司空荀藩以翼行梁國內史建興初遷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初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權勢翼常優遇之及王玄代翼翼戒之曰卿威刑太過人情難一宜淡慎之玄外羈縻耿奴而內銜之及遷陳留將發收奴斬之奴黨攻殺玄梁郡既有內難徐州賊張平欲掩襲之眾謀以郡歸平荀組遣翼往撫之眾心乃定元帝為晉王以翼為奮威將軍蘇峻叛時翼為侍中王師敗績百官奔散司徒王導

既將發矣何苦為此

謂翼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翼即入閣躬自抱帝登太極殿導升御牀抱帝翼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峻兵入叱翼令下翼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峻來觀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從幸石頭賊平遷丹陽尹卒諡曰穆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人父克字子尼琅琊王澄行經郡界太守遣吏迎之澄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時郡人多居大位澄舉以問曰是非君郡人耶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謝之克以朝廷日弊遂不仕東嬴公騰鎮河北以克為從事中

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騰爲汲桑所破克遇害謨成帝時爲太常帝臨軒遣使拜三公將作樂門下奏非祭祀燕享無設樂之制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謨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亾然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亾不終日原始要終歸於克濟而已豈與當亾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困於羗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力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猶此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

弱在虎之能否虎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虎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皆欲誅虎虎獨出於衆人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還據根本內外竝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其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濟乎將不濟也虎遣將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桓宣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非其所急也今亮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宿望也中國所歸心也今而西出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忌

豈與桓宣同哉。虎必率其精銳，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漢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石虎凡此數者，宜詳校之。石生猛將，亮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亮之守不能勝也。又當時兖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處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較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亮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逖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為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獲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方之於今。

四分之一耳。祖逖不能捍其一，而亮乃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多出兵，則必無糧，夫致糧之難，莫過嶠函，而虎昔涉險阻，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其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謂亮既至之後耳，未及道路之厄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求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我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破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也。朝議從之。故亮不果移鎮，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謨

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拜謨爲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揚豫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琊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鄰國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焚舟破釜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後顧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舟中之指可掬今征卒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各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

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爲寇至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謹冒陳聞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算畧石虎魏國中大亂朝野咸謂當太平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必出英豪之士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遷司徒謨



上疏讓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至六年謨固辭表十餘上  
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璩徵謨謨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  
有疾篤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  
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  
何時當竟君臣俱疲皇太后乃曰若謨必不來可罷朝簡文  
時爲會稽王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禮盡於上而  
義不行於下亦不復知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奏謨悖慢傲  
上罪同不臣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  
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免爲庶人謨旣被廢杜門不出  
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闔門思愆誠合大臣

罪已之義以謨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遣謁者僕射孟  
洪就加冊命謨疏陳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卒  
年七十六謚曰文穆謨性篤慎每事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  
航脫帶腰舟

###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琊人祖誕爲文帝所誅父親奔吳吳平逃  
竄不出覲姊爲琅琊王妃武帝與覲有舊知覲在姊間因就  
見焉覲逃於廁帝逼見之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覲流涕曰  
不能漆身皮面復覲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終身不向  
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時潁川荀闔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

明與恢俱有名譽時人為之語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承制以恢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鎮撫之方是以相屈莅官三年政清人和為諸郡首遷尚書右僕射卒

殷浩

殷浩字溪源陳郡人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或問浩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為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時擬之管葛曰溪源不起當如蒼生何簡文輔政徵為揚州刺史浩陳讓不許桓溫滅蜀威勢

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引為心膂以抗溫王羲之密說浩令與桓溫和同不宜構嫌隙浩不從石虎死胡中大亂朝廷欲蕩平關河以浩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以淮南太守陳達為前鋒安西將軍謝尚為督統師次壽陽浩誘梁安使殺苻健會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西奔浩以為梁安事捷意健已死進屯洛陽降羗姚襄浩以嫌欲誅之已又使襄為前驅浩至許昌謝尚敗績浩還壽陽而襄反浩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為襄所掠士卒亾叛浩遣劉啓擊襄於山桑為襄所殺溫既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廢為庶人徙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

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至是溫語人曰吾少時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不見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浩既卒溫殺其子洵溫死後故吏顧悅之上疏訟浩詔復浩官

與范武子事同

孔愉

孔愉字敬康山陰人年十三而孤事祖母以孝聞吳平愉避於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封雲為亂逼愉為參軍不從將殺之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為神人為之立祠元帝鎮揚土徵愉為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叅丞相軍事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以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疎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為吳興太守遷大常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為司徒長史平南將軍溫嶠母亾遭

寄

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詣嶠，嶠執愉手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兩稱之。遷尚書左僕射，咸和中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恪居官次，祿不代耕，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二十人，稟賜愉上疏曰：「方今強寇未殄，政煩役重，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亂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卹，呼嗟之怨，人鬼感動，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愉安高位，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為患是誰？愉欲大論得。」

愉陳王導  
資復守  
本阿如

矢陸玩抑之，乃止。導將以趙胤為護軍，愉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耶？」由是為導所惡。出為會稽內史，章句縣有漢時舊陂，廢毀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卒年七十五，諡曰貞。從弟羣，字敬林，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羣與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為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眾坐，令術勸羣酒，以釋舊憾。羣曰：「身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

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遷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餗布，日久糜爛耶？」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耶？」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孽事。卒官從子坦，字君平，爲尚書郎、臺郎。初到，例加策試。元帝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凶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奸臣弑君，汚宮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江左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普皆除署，不策試。至是勅令試經，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秀孝多不敢行，其

妙

新孝秀

到者，並託疾。帝欲如前除署，坦奏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爲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自喪。亂以來，家廢講誦，國闕庠序，涉歷三載，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長吏，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與於不試，冒昧來赴。旣聞審試，遂不敢會。夫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偏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頽風傷教，懼於是始。臣愚以去年察舉，宜皆策試。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汜問經義。如不能試，遣歸本署，申明前詔。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帝納之。王敦反，坦在會稽，與右衛將軍虞譚起義討賊。事平，遷尚書左丞。蘇峻反，坦白王導曰：

宜急斷阜陵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  
未至可往逼其城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  
以爲峻脫還來是襲吾虛也不從峻破姑熟亮方悔之坦謂  
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旣而臺城陷  
戎服者多死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侃  
夜築白石壘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若峻攻壘必須東  
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  
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京口侃召鑒以兵  
會坦以爲不應召鑒使東門無限亟宜遣還鑒還據京口遣  
郭默屯大業賊勢遂分峻平王導庾亮欲以坦爲丹陽尹時

君于固不  
辭難也

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不許坦慨然曰若肅祖臨崩諸  
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旣有艱難  
則以小臣爲先今猶俎上肉任人膾截耳拂衣而去遷吳興  
內史加建威將軍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討之請坦爲  
司馬會石勒死石虎專恣聰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狄道  
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  
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  
應靈州之會百六之艱已過惟新之美日隆天罰旣集罪人  
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  
焚賢愚所歎矜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唯虎是討彭譙

使至承問欣豫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何知幾之先覺  
介石之易悟哉將軍出自名族遭世多故生離親屬假養異  
類雖逼偽寵將亦何賴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  
若將軍喻納愚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  
趙魏爲國前驅雖竇融之保西河黠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  
未足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鈎之際賞之故行雍齒  
之恨侯之列國况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  
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誠嚴水陸齊舉鋒鏑一交玉石同碎  
雖復後悔何嗟及矣僕雖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  
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後朝

廷不果北伐人皆懷恨遷侍中成帝每幸王導府拜導妻有  
同家人坦切諫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欲  
却期坦日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  
廢帝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發憤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  
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廷尉以疾  
去職及疾篤庾冰省之流涕坦慨然曰老夫將終君不問安  
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態耶冰謝之與庾亮書曰不謂疾  
苦遂至頓斃自省沉綿奄忽無日修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  
朝恩莫報所懷未叙卽命多恨耳足下以元舅之尊居方伯  
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棖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

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卒年五十一。諡曰簡，從弟嚴，字彭祖，殷浩臨揚州，請為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不平，浩引接荒人謀，立功于闕外，嚴謂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聖主日昃匪懈，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言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間日侍坐，已籠中所懷，不審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愚意朝廷宜明授任之方，韓彭端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申之

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乃聚著都邑，雜處人間，而君常疲玉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振之，徒足疑惑視聽耳。浩不能用，哀帝踐阼，議所承統，嚴議宜繼成帝，從之。隆和元年，詔以天文失度，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親祭，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太傅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始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祇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不宜修雜祀之事。帝乃止，以疾去職，卒于家。」

丁潭



澤疏簡質  
有二京之  
風

丁潭字世康山陰人察孝廉除郎中元帝稱制令陳時事損益潭上書曰為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既得其人當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苟且居下者有恒心此為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矣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壓奸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陣不充夫為國者猶為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趨捨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今兵民未彊當審其宜不應使力單財盡威望挫弱也及帝

踐祚拜尚書祠部郎遷琅琊王哀郎中令哀薨潭上書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匡革之以敦於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寮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謬荷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衰致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帝王而已按禮殤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郎中丁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天子諸侯俱以尊臨人君

臣之禮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皆從其降。春秋以來，天子諸侯不行三年之喪。至於臣為君服，亦宜以君為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為君斬衰既葬而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若當遠迹三代，不依法令，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成帝立為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唯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封永安伯。康帝即位，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還第。年八十卒。諡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同郡張茂，字偉康，為吳興內史，死

充之難與孔愉丁潭齊名時號繪稽三康云

晉書十六

陶回丹陽人司徒王導引為司馬蘇峻之亂回與孔坦言於導請出兵守江口峻將至回復謂康是日峻知石頭有重兵

史緯卷之八十七終

史緯

卷之八十七

三



伯遷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開倉及割軍資米數萬斛以救乏絕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勅會稽吳郡依吳興振卹三吳賴之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回性雅正不憚強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為導所昵會熒惑守南斗導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卒諡曰威

回之德大矣

謝尚

謝尚字祖仁鯤之子也八歲神悟夙成鯤常攜之延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司徒王導辟為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曰聞君能作雒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可使著衣幘而舞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旁若無人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理非嫌尚曰典禮之典因循情理運有屯夷要當斷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重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戚莫痛於茲夫一體之小患猶或忘

有父風

思慮損聽察，况於抱傷心之巨痛，懷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决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儔，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况含艱履感之人，勉之以榮貴耶？嗣父爵咸亭侯，為建武將軍，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為尚造帳，尚撤之，以為軍士襦袴，轉豫州刺史，進安西將軍，苻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綏懷之，遇怒，據許昌叛，尚討之，為遇所敗，降建威將軍，冉閔之子智來附，得傳國璽，致詣京師，進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採樂人，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鐘石之樂，自

王璽何如

尚始也，卒諡曰簡。

謝安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年四歲，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當不減王東海。」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桑門支遁遊處，漁弋山水，言詠屬文，無處世意。除尚書郎，琅琊王友並不起，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浚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懼，安吟嘯自若，風轉急，徐曰：「如此將無歸耶？」舟人承言，即迴，眾服其雅量。安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為相，曰：「安

賭墅折屐  
似此

石既與人同樂，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弟萬為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處衡門，其名出萬之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溫後詣安，值其理髮，使取幘，溫曰：「令司馬著帽見，其見重如此。」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遷吏部尚書，簡文帝疾篤，溫薦安宜受顧命，望簡文禪位於已。遺詔止，依王丞相故事。溫怒，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甚

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注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內外人情，嚙啗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卒，錫命遂寢。遷尚書僕射，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彪之曰：「先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今上年出十歲，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所可惜者大體耳。」安不從。蓋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

獻替可否，揣乎在已。彪之不達其旨，故也。加中書令，時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鎮以和靖，弘以大綱，人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思，有高世之志。羲之曰：夏禹胼胝，文王旰食，四郊多壘，而虛談廢務，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以外寇爲言，安不從。宮室用成，而役無勞怨。太元元年，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苻堅遣將寇邊，安令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封建昌公。八年，苻堅帥衆百萬，次於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答曰：已別

玄圍棋  
張如也

破賊露布  
國人盡知  
之矣讀史  
亦得其意  
而已

有旨，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棋劣於玄，是日玄懼不勝，安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玄旣破堅，捷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竟，置之牀上，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心甚喜，不覺展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拜太保。初，桓冲聞苻堅盡國內侵，遣精騎三千入援，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損益，欲外示閒暇，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宜留以防西藩。冲歎曰：謝安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距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袵矣。俄聞堅破，慚

恥發病安上疏求自北征進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桓冲卒荆江二州并缺物論以立勲望宜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有沔陽之功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於江州石虔爲豫州以三桓處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期喪不廢絲竹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侄往來游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之過江以來輦亾制度安以所記造焉及破苻堅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大小如一時稱其精嘗謂劉牢之不可獨任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旣以亂終味

之亦以貪敗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奸諂相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經畧麓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疾篤上疏請旋旆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立抗威彭沛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遂還都當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淡自慨歎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尋卒年六十六諡日文靖安築埭於新城後人追思之名曰召伯埭牟曇太山人知名士也安卒後行不由西州路嘗大醉



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  
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安兄奕辟  
桓溫司馬推布衣好在溫坐岸憤笑談無異常日溫曰我方  
外司馬也嘗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  
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兵帥共飲曰失一  
老兵得一老兵溫不之責遷都督豫兗冀并四州軍事豫州  
刺史卒子玄字幼度少穎悟叔父安嘗曰子弟亦何豫人事  
而正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  
安悅玄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焚  
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畧恒溫辟爲掾轉征西司馬時

苻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  
者安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素與玄不善聞而歎曰安違衆  
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  
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拜建武  
將軍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苻堅遣將彭超攻將軍戴逵於  
彭城玄次泗口欲遣問使報逵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  
沒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僞許  
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軍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  
遇害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向留城超還保輜重玄  
遣後軍何謙馳進解彭城圍苻堅自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

萬先遣苻融至潁口，梁成屯洛澗，詔以玄為前鋒都督，與叔父征虜將軍石距之眾凡八萬，玄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步騎奔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戰也。請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可乎？堅眾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眾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稍却，令得過，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遂麾使却陣，眾因亂不能止，于是玄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張蚝小退，玄遂進決戰，肥水南，臨陣斬融，堅中流矢，眾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為之不流，餘眾宵遁，聞風

聲鶴淚，皆以為王師之至，獲堅乘輿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餘萬，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釁，以玄為前鋒都督，率將軍桓石虔造渦潁，經畧舊都，玄遣參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閩人夷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為派，擁二岸之流，以通運漕，自此公私利便，進伐青州，遣淮陵太守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苻朗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據嗚噉，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懼請降，玄許之，丕告饑，玄饋丕米二千斛，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

守黎陽三魏皆降充青司豫平加立都督徐充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立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統豫州封康樂公立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立往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立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立還淮陰遇疾上疏解職不許立復疏請乃授左將軍會稽內史卒於官年四十六諡曰獻武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錫未封謂韶胡謂朗錫謂立未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立以功名終子瑗嗣早卒子靈運嗣瑗不慧而靈運文藻豔逸立嘗曰我尚生瑗瑗那得不生

亦聰  
明之過

靈運始從立征伐者何謙東海人戴逵處士逵之弟並驍果多權畧遠厲搽東山而遂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逵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遂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遂封廣信侯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係存亾於社稷負辰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闡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咏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於謝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夔倫以之載穆苻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

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奸謀、宴衍而清  
羣寇、宸居獲泰山之固、維揚去累卵之危、斯為盛矣、然激繁  
會於期服之辰、擲百金於一歡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  
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頽  
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若是耶、康樂才兼文武、志存  
匡濟、淮肥之役、勅寇望之、而土崩渦潁之師、中州應之、而席  
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廟算有餘、良圖不果、降齡何促、  
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導從子也、淡為導所器重、太尉郗鑒使門生

恐亦未免  
有

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  
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而食、若不  
聞之、鑒曰、此正佳壻、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  
郎、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召為吏部尚書、不就、授護國將軍、  
又不拜、揚州刺史殷浩遺羲之書曰、論者以足下出處正與  
隆替相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眾  
心、羲之報書曰、吾素無廟廊之宜、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  
許之、手跡猶存、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  
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  
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奉宣國家威德、令遠近咸知朝

廷留心於無外此其所益不同居護軍多矣拜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義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與浩書以誠之浩將北伐義之以爲必敗復爲書止之浩又不從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義之又遺浩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

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激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也又與會稽王綰曰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顧智力屈於當時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古之弘基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之功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蹇勞之舉終獲永逸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

萬不餘一千里饋糧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亾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憤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顧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美還據合肥廣陵其許昌譙郡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也時東土饑荒義之輒開倉賑貸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自吾到此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泄事未嘗得十

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况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剪一人其後便斷而特意不同重斂以資奸吏今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亾叛散不反者衆所在凋困莫知所出王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禽家及同伍尋復亾叛百姓流亾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亾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符檄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有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

今皆如此  
可歎

逸少不獨  
字佳而文  
亦非時流  
所及以無  
六朝板滯  
氣也

可長充兵役五歲刑者可充雜工醫寺皆移其家以實都邑  
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亾叛豈非適時之宜耶羲之  
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  
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  
支遁等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羲之皆與之遊嘗與同志  
宴集於山陰之蘭亭羲之爲之序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  
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  
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  
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咏亦  
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

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觀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  
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  
暫得于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  
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  
之興懷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  
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  
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  
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  
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善隸書爲古今之

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後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嘗以草章答庾亮亮弟翼浚歎服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草草十紙過江顛狼遂乃亾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驃騎將軍王述與羲之情好不協述檢察會稽郡羲之恥之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朝廷亦不復徵之羲之旣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爲娛與道士許邁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

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狎狂或污身穢迹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養教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燕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飲滿聊語田里所行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慕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爲豫



州都督又遺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達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又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叅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果敗年五十九卒子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車騎桓冲騎兵叅軍冲問卿署何曹曰似是馬曹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排入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

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嘯咏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爲黃門侍郎棄官東歸弟徽之卒徽之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亾因頓絕月餘亦卒獻之少有盛名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

嘗與兄徽之操之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温而已既  
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  
之辭寡嘗夜臥齋中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青  
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  
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謝  
安甚欽敬之請為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  
榜而難言之因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  
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獻之知其旨正色曰  
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應魏德之不長安遂不  
之逼拜中書令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

婚尚主  
非本意

有無

得矣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鄰家離婚俄卒議者以為羲之草  
隸江左中朝皆莫能及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有媚趣句容  
許邁字叔玄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為之筮  
過大有之上六璞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  
守鮑靚隱跡潛遁邁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  
以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  
世茅季偉嘗所遊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  
室放絕世務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還  
家遂攜同志徧遊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恒山餌水泔  
三年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

相見者登樓與語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  
西山登巖茹芝耽爾自得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與  
婦書告別著書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常彌日忘  
歸相與為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  
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  
之為之傳述靈異之跡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  
化矣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末代舒牋點翰爭相誇尚伯  
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  
以降畧可言焉元常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  
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獻之雖有父風觀其字

天宗以弓  
矢定天下  
又善書能  
文信才藝  
之多與

疎瘦如隆冬之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  
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故翰墨之病歟  
近世蕭子雲擅名江表然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  
如縮秋蛇臥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干兔之翰聚  
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歛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  
名耶詳察古今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  
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  
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陸羽曰  
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而體裁似之顏太保受右軍筆法而  
點畫不似何也有博古君子曰徐得右軍皮膚所以似之顏

得右軍筋骨所以不似也

桓宣

桓宣譙國人宣開濟篤素為元帝丞相舍人時塲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衆數千人帝以宣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為參軍使諭平雅平雅皆遣主簿隨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將軍使扞禦北方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為參軍石勒別將圍祖逖於譙城含遣宣率衆救之未至而賊退逖留宣討諸未服皆破之遷譙國內史祖約棄譙城宣以賤諫不從及約與蘇峻同反宣曰使君欲為雄霸何不助國討峻而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約不聽宣遂將數

千家投溫嶠賊平宣居於武昌子戎為郭默參軍陶侃討默默使戎求救於宣宣偽許之侃疑宣與默同西曹王隨曰宣尚背祖約何緣同郭默耶乃遣隨詣宣以觀之隨謂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赴侃侃辟戎為掾上宣為武昌太守遷南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荊州刺史郭敬戍襄陽陶侃使宣攻樊城拔之敬遁走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畧威儀或載鋤耒於輅軒或觀耘獲於隴畝石虎再攻之宣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為次於祖逖周訪後石虎使騎七千渡沔攻之賊三面為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

圍退走宣收諸郡百姓沒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宣久在襄陽  
綏撫僑舊甚得衆心庾翼鎮襄陽令宣進伐虎將李羆軍次  
丹水爲賊所敗翼貶宣爲南郡太守發憤卒族子伊字叔夏  
爲大司馬參軍時苻堅強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距捍疆場  
者授伊淮南太守進豫州刺史及苻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  
謝玄破堅於肥水封永修侯進右軍將軍伊性謙素雖有大  
功而始終不改善音樂盡一時之妙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  
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相識伊從岸上過船  
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  
笛試爲我一奏伊時已貴顯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

言何

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孝武末年嗜酒好內會稽王道子昏  
醬尤甚好利險詖之徒以謝安功名盛極構害之帝召伊飲  
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迁卽吹一弄放笛云臣於  
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  
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未必合  
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召之奴旣吹笛伊便  
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  
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  
言聲節慷慨安泣下沾襟乃越席而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  
此不凡帝甚愧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遷都督江

荆豫三州軍事江州刺史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寬卹爲務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戶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豫章隨宜拯撫百姓賴焉拜護軍將軍卒諡曰烈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張昌之亂伺率部黨攻滅之加綏夷都尉伺部曲以諸縣附昌唯本部唱義討逆求別立縣因割安陸東界爲潯陽縣焉陳敏作亂陶侃鎮江夏率伺及諸軍討破之伺封亭侯西陽夷抄掠江夏太守楊珉議距賊之計

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唯以力耳珉因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勝伺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後隨侃討杜弢戰於夏口伺戴鐵面以弩的射賊帥數人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繼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加威遠將軍陳聲率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伺討之聲遣其弟詣伺乞降伺外許之旣去遣勁勇要斬之潛軍襲聲會正旦並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東走保董城伺率軍圍之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聲婦弟聞音斬聲

首出降。加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王廙代侃爲荊州刺史。廙將西討。留長史劉峻鎮揚口。廙杜曾請討第五。倚於襄陽。以贖罪。伺曰。曾得賊。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備之。未可便西。廙矜厲自用。以伺老怯。不從。曾果襲揚口。廙乃遣伺歸。裁至壘。爲曾所圍。峻以北門危。令伺守之。或曰。伺與馬儁同謀。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馬儁亦來攻。儁妻子在壘內。或請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危。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伺惡之。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賊舉鋌。摘伺。逆接得鋌。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呼云。朱伺在此。船有底。開之。可通水中。伺從船底。沉行五十

步。乃免。遇醫療。創小差。杜曾遣人說伺云。馬儁感卿恩。妻孥得活。今以卿家口付儁。儁盡心收視。卿可來。伺曰。賊無白首者。吾年六十餘。不能顧妻子。與卿作賊也。時廙與曾相持。累戰。旣山下。軍士驚喚。賊至。伺創潰而卒。

毛寶

毛寶字碩真。滎陽人。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不行。嶠因遣使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曾寶別使還。謂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衆克在和。不宜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作疑耶。宜急追前信。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卽追信。改

史續 卷之八十八  
書侃果共征峻。寶領千人爲前鋒。次茄子浦。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寶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耶？乃力戰，悉獲其糧，虜殺萬計。約用大饑，約遣祖煥襲湓口。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桓宣屯馬頭山爲煥所攻，求救於寶。寶赴之，兵少爲賊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洗瘡訖還馳救宣。煥始退，侃以賊未可破，欲率衆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可還。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

者杜欽非不強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耶？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與寶兵，出其不意，上岸斷賊資糧，使賊困蹙。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乏食，侃遂留不去。賊平，封州陵侯。庾亮西鎮，表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以萬人守邾城。石虎惡之，遣其子鑒率步騎五萬攻邾城。寶求救於亮，亮不時遣軍，城遂陷。寶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孫璩爲鎮北，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皆湖澤，逃亾所聚，威令不能及。璩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璩放火，菽藟盡然，亾戶窘迫，請璩自首者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益州刺史。桓玄篡位，遣



使加璩左將軍璩執玄使玄以桓希為梁州刺史屯白帝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擊希破之璩弟寧州刺史璠卒於官子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璩弟子修之時為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與祐之費恬共殺之柳約之進軍到枝江會桓振攻沒江陵約之被害涪陵太守文處茂撫其餘眾振遣桓放之屯西陵處茂擊破之振死帝反正進璩征西將軍處茂輔國將軍初璩聞振陷江陵率眾赴難使弟瑾順外江而下參軍蘇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還襲殺瑾長史鄭純之馳告璩璩

時在畧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瓊討縱相距於廣漢縱說璩帳下人殺璩追封鄉公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人少好學師事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被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沉滯蜀平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廢棄除佐著作即撰魏吳蜀三國志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

使壽為晉書定是不

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謾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畧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遺命令葬洛陽又坐不以母歸葬被貶議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起為太子中庶子未拜卒年六十五尚書郎范頽等上表曰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誠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願垂採錄於是詔河南尹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

虞溥

虞溥字允源昌邑人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

志平可聽

史綱 卷之八十八  
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剗而舍之。朽木不知剗而不舍。金石可虧。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闕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若乃含章舒藻。探賸究奇。使子雲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志一。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遠而不至耶。時祭酒請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况今庠序顯敞。乎溥為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鳥集於郡庭。注春秋撰江表傳。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人。為秘書監。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請刪改之。盛年老。性方嚴。子孫雖成立。而庭訓嚴肅。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諸子遂私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大元中。孝武博求異聞。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

于寶

于寶字令升。新蔡人。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

史綱 卷之八十八  
日夫帝王之迹莫不以書著為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廓定四海武帝受禪于魏至德大勳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陛下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勲務以實錄為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請勅佐著作郎于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于是領國史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畧直而能婉咸稱良史寶父有寵婢母妬忌及父亾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少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

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寶既博採異同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况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遺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為信良亦難矣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

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分其譏謗。羣言既多，不可勝載。耳目有限，不可勝覽。今所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微旨，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荊州刺史桓溫辟為從事，遷滎陽太守。溫弟祕素與鑿齒相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祕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望襄陽觸目悲感，畧無歡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入自北門，西望隆中，想潛龍之臥。」

東眺白沙，思雛鳳之飛。北臨樊墟，存鄧老之躅。南瞻峴首，懷叔子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踞魚梁，追二德之賢。未嘗不徘徊惆悵，撫景躊躇，慨爾而泣也。若乃魏武之所讌歌，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陳滿日。瓌瓌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蘭蕙，清越生乎琳琅。命世而佐時，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必有絕塵之軼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想其為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昔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其風期後邁，如此時溫。覬覦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

正統有初  
盛而終微

有先爲而後正固難一例論也  
一 釐齒以晉 繼漢欲尊其主似也 然漢獻既 亡晉武帝 典中間 誰屬乎 歸之蜀 益州以 降魏以 又誰屬 天道五 再問百 有問此 易之論

史綱 卷之八十八 司馬

於二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氏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世祖諱炎炎興而禪受可見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後以脚疾廢於里巷及苻堅陷襄陽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興而致之與語大悅以其寒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壯哉一人有半耳以疾歸襄陽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

徐廣

徐廣字野民姑幕人爲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奉勅撰國史廣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遷秘書監時有風雹爲災廣獻書劉裕曰天變未必爲災古之聖賢輒懼而修已所以

興政教而隆德化也明公初建義旗匡復宗社英武應運功用若神頃事故既多刑德並用戰功殷積報叙難盡機務繁湊應酬易滯且苛細煩密羣下多懼穀帛豐賤而民情不勸禁司互設而劫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望濶未易酬夫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凡識所不免要當俯順羣情抑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瞻允康矣及恭帝遜位廣涕泗交流悲動左右謝晦謂之曰徐公將無過也廣曰君爲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歔歔因辭歸年過七十猶歲讀五經一遍卒於家時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

史綱 卷之八十八 天

士無聞於時如袁宏于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  
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  
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廣兄邈論議精密觸類  
辨釋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忘於東  
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游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見非藏  
體地中也拜驍騎將軍

廣作晉紀紹作  
中興書析附傳

袁喬

袁喬字彥叔陽夏人父瓌國子祭酒喬與褚裒袁友善及康獻  
皇后臨朝喬與袁書曰皇太后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  
之太上皇也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重豈有策名人臣而交

嫌人父故友之好請於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懷岐路之感  
揚朱興歎况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仕進先後而臭味同歸然  
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權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濠  
肆脫落儀制其將能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晷事亦  
有之夫御器者神制眾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親伏賢達執  
筆惆悵不能自盡論者以為得體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  
溫謀伐蜀眾以為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畧大事故非常情所  
具智者了於胸心然後舉無遺算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  
雖險固方胡為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蜀人自以斗絕一方  
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

史綱 卷之八十一  
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  
恐大軍既西胡必闕覲此又似是而非胡聞萬里征伐以為  
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可無  
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地據上流易為寇盜若襲而取之  
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領二千人為軍鋒師次彭模去  
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  
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為戰者也若分為兩軍兵力  
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釜餽賚三日  
糧勝可必也溫以為然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矢  
及馬首左右失色喬麾軍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李勢降

言行路  
以曉之

封湘西伯尋卒年三十六孫山松少有才名襟情秀遠善音  
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詞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  
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年曇善唱樂府桓  
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為吳郡太守  
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城陷被害山松從弟眺字彥道儼  
儼不羈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欲求濟于  
眺而眺在艱試以告之眺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  
債主戲眺素善博債者聞之而不相識曰卿當不辨作袁彥  
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眺投馬叫絕探布帽擲地  
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王導引為參軍蘇峻之難隨



導在石頭導使耽潛說峻覺路永等使歸順峻平封秭歸男

晉書卷之八十九

糾恩扑嶺山外守或費幾幾卸返害山外於宋州守或費  
毋論社無死山外守或費幾幾卸返害山外於宋州守或費  
酒歸我因懶懶懶懶之報人謂之三蘇為吳雅太古  
樂蕭蕭不介祖襲曲歸賊與山外於宋州守或費  
大國西外華卒年三十七六新山外於宋州守或費

史緯卷八十九

晉書十七

列傳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少勤學家貧不常得油夏月作練囊盛  
數十螢火以照書焉桓溫辟為征西長史胤清素博學善於  
賞會當時有盛坐如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領國子博士  
時議立明堂胤以明堂之制既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  
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形  
範而不順時乎從之遷護軍將軍王國寶諂于會稽王道子

史紀 卷之六十九  
諷八坐啓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相王豈得爲周公乎稱疾不署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胤言於王道子將奏之元顯逼令自裁朝廷傷之

王恭

太原人

王恭孝武皇后之兄也性簡率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王忱訪之見恭所坐簞求之恭遂送之因坐薦上忱驚問之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太元中爲中書令淮陵內史虞珖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嘗衣黃衣狀如天師會稽王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恭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道子甚愧坐賓

莫不反側孝武以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鎮京口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任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緒恭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深布腹心於恭與除舊隙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嫌怨始結或勸恭誅國寶時國寶黨庾楷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旣還鎮復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僞許之恭大喜乃抗表欲誅國寶兄弟清君側之惡內外戒嚴道子賜國寶死斬緒於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譙王尚之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廣樹置以自衛道子乃以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督之楷怒遣子鴻

說恭起兵誅尚之。恭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推恭爲盟主。尅期同赴京師。時津邏嚴急。仲堪因庾楷達信。以絹角爲書。內箭箠中。合鎬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斜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又以仲堪去年不赴盟。今無運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曰。將軍雖曰伯舅之重。相王實有叔父之尊。昔年已戮寶緒。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遂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距之。恭置酒請劉牢之。於衆中拜之爲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爲前鋒。元顯使人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遂降。遣其子

敬宣擊恭。恭敗還。牢之媚高雅之。閉城門。恭單騎奔出。阿劼軍殷確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浦。尉收送京師。斬之。恭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鬢。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聞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家無財帛。惟書籍而已。恭美姿容。或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耆者之。遂送於夏口。後名曇亨。爲宋給事中。

殷仲堪

殷仲堪。陳郡人。冠軍將軍。謝玄鎮京口。以爲長史。仲堪致書於玄曰。頃聞抄掠所得。多採樵饑人。壯者望欲救。子少者志

在存親行者傾筐而回顧居者吁嗟以待延乃一旦幽繫生  
 離死絕求之於情可傷之甚夫飛鶚惡鳥也食桑甚猶懷好  
 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  
 貪小利德音一發聲振沙漠三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  
 河之不濟而谷之不開哉玄深然之領晉陵太守右郡禁產  
 子不舉久喪不葬錄父母以質亡叛者父病積年仲堪衣不  
 解帶躬學醫術執藥揮淚遂眇一目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  
 下蟻動謂之牛鬪孝武聞其事而不知其人偶以問仲堪仲  
 堪流涕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色居喪哀毀服闋召為太子  
 中庶子帝與會稽王有嫌隙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

發得正非  
 小惠也

漢中梁州

事振威將軍荆州刺史鎮江陵仲堪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  
 既許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  
 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  
 衰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曰律詐取  
 父母卒依毆詈法棄市原其旨當以親存而橫言死沒情事  
 悖逆故同毆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  
 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為妄耳比之父存言亡相  
 殊遠矣遂活之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  
 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奏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劍  
 閣之隘寶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劍

閣之內。成敗與蜀爲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隸益州。將欲重復上流。爲習坎之防。歷年數紀。今梁州求遠。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實。宜遠慮長規。保全險塞。從之。仲堪性真素。每語子弟云。人見我受任方州。謂豁平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初。桓玄棄官歸國。仲堪重其才地。玄亦欲假其兵勢。深相交結。王恭之役。玄說仲堪推恭爲盟主。共興晉陽之舉。仲堪固要從。兄南蠻校尉顓。南郡相江績等。續曰。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求

獲死所耳。大丈夫何至以死相勸。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顓曰。夫人臣之義。當慎保所守。朝廷是非。豈藩屏之所圖。晉陽之事。所不敢豫。仲堪要之。轉切。顓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顓知仲堪當逐。異已。樹置所親。因徑歸。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往省之。曰。兄殊爲可憂。顓曰。我病不過身死。汝病在滅門。幸熟爲慮。勿以我爲念也。仲堪雖許王恭。寶不欲行。聞恭已誅王國寶。乃抗表興師。及恭回京口。仲堪遂還。後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仲堪以朝廷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已震。今恭再舉。勢無不克。而我去年緩師。失信於彼。欲整旅。遄征。參其霸功。於是使

史記卷之八十九  
五  
佺期舟師五千爲前鋒，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玄至湓口，王愉奔臨川，玄追獲之。佺期進至橫江，譙王尚之退走，所領水軍皆沒。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領北府兵在新亭，玄等迴師屯於蔡洲。時朝廷雖平恭楷，未測西方人心。仲堪等擁衆數萬，內外憂逼。玄從兄修告會稽王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許玄，佺期以重利無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乃以玄爲江州。佺期爲雍州，黜仲堪爲廣州，以桓修爲荊州，遣仲堪叔父大常茂宣詔迴軍。仲堪憤恚，以王恭雖敗，已衆亦足以立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欲順朝命，猶豫未決。仲堪弟暹

爲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說佺期受朝命，納桓修。仲堪惶遽南歸，使徇於玄等，軍曰：「若不歸鎮，太府至江陵當悉戮餘口。」玄等懼，追及仲堪於尋陽。時仲堪失職，倚玄爲援，玄等復資仲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爲異。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遂盟於尋陽，推玄爲盟主，並不受詔。中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憚之，詔仲堪復本位。仲堪等乃奉詔，各旋所鎮。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巴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殺楊廣。如其不然，便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暹水軍七千至江西口。玄使郭銓擊之，暹敗走。玄頓巴陵，而館其穀。仲堪旣失巴陵之積城。

內大饑仲堪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將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不忍去江陵憂佺期不赴乃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乃率眾赴之步騎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以粗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直濟江擊玄爲玄所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鄴城爲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佺期并兄廣俱爲玄追軍所殺仲堪子簡之載喪葬於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役義軍失利簡之沒於陣初孝武將擢王恭仲堪爲藩屏以訪太子少傅王雅雅曰王恭以外戚當親賢之寄然稟性峻隘執自是之見而無守正之心仲堪

雖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畧不長今委以連率之重而形勝之地四海無事足以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後果然

### 劉毅

劉毅字希樂沛人也桓玄篡位毅與劉裕等起義兵討玄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吳甫之距義兵遇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玄大懼使桓謙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玄益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懼裕莫敢出鬪裕與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

史紀 卷之八十九  
躁之音震駭京邑、謙軍一時奔散及立死、桓振使馮該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連艦二岸、水陸相援、毅督衆軍進討、劉懷肅攻魯城、劉道規攻偃月壘、何無忌艦於中流、以防越逸、毅躬貫甲冑臨戰、半日、二壘俱潰、馮該遁走、生禽山客、毅號令嚴整、所經墟邑、百姓安悅、桓振擁乘輿出營、江津、毅率無忌道規等破之、豫章日推鋒而進、遂入江陵、振聞城陷、與謙北走、乘輿反正、毅遣部將追擊、桓振斬之、以毅爲撫軍將軍、義旗初興、毅墨經從事、至是上表乞終喪、不許、詔以毅都督豫州、揚州之淮南、歷陽、廬江、宣城、安豐、五羆軍事、豫州刺史封南平郡公、及何無忌爲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

進、朝廷震駭、毅以舟師討之、將發而疾篤、朝議欲奉乘輿北就中軍、劉裕會毅疾瘳、將率軍南征、裕遣毅從弟藩送書曲、毅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將前討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孰、次於桑落洲、與賊戰、大敗、棄船步走、僅而獲免、劉裕慰勉之、復其本職、及裕討循、詔毅知內外留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毅上表曰、臣聞天以盈虛爲運、政以損益爲道、時否而政不革、人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絕、自頃戎車屢駭、干戈溢境、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犯順之衝、自桓立以來、驅感殘敗、

柔不及裕  
曰來裕於  
亦無不  
人



至乃男多逃亡、女無匹對、若不曲心矜理、有所釐改、則靡遺之嘆、奄焉必及、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養以息、務為大武、畧以濟事為先、因藉權宜、遂成常例、江州在腹心之內、憑接揚豫、設立藩屏、實為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御之勢、不得不爾、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減息、地在無虞、猶置軍府、豈所謂體國經野、揚湯去火者哉、自州罷邊、江百姓遼落、加郵亭險閼、畏阻風波、轉輸往復、恒有淹廢、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處十郡之中、尋陽接蠻、宜有邊防、可卽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毅移鎮豫章、遣其親將趙恢領千

兵守尋陽、俄改荊州刺史、毅表荊州編戶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依先準、於是加督交廣二州、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為副、劉裕以毅貳於已、乃奏誅藩及其黨、尚書左僕射謝混、裕自率眾討毅、命王鎮惡率軍至豫章口、燔舟而進、攻陷外城、毅守內城、精銳尚數千人、毅督士卒力戰、眾知裕至、莫有鬪心、鎮惡焚諸門、齊力攻之、毅眾皆散、毅單騎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自縊死、毅剛猛沉斷、而專肆狼懷、劉裕首謀起兵、毅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藺相

如降屈於廉頗，輒嘆以爲不可能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初毅家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庾悅爲司徒長史，要州府僚佐共出東堂，毅請悅曰：身久躓頓，營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能以此堂見讓，悅徑前不荅。衆人並避之，唯毅留射如故，悅甚不懽，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又請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荅。盧循平後，毅都督江州，時悅爲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毅上表以江州內地不宜置軍府，悅以刺史移鎮豫章，建

威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數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卒。

###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琅琊人，劉裕建義，與之定謀，爲揚武將軍，裕討劉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事，長民驕侈殘虐，不恤政事，自以多行無禮，恒懼國憲，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爲亂，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勸之曰：黥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毅之誅，亦諸葛氏之懼，可因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豫未發，裕深疑之，輕舟兼程而下，潛入東府，明旦，長民間之，驚而造門，裕伏壯士丁賁於幙中，引

長民進語素所未盡皆說焉長民悅昨自後拉殺之時人語  
曰勿跋扈付丁昨使收黎民黎民驍勇絕人與捕者苦戰而  
死士庶咸恨其誅之晚若釋桎梏焉安得不死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人劉牢之之甥也劉裕嘗為牢之參軍與無忌  
素相親結桓玄篡位裕與無忌密圖起兵劉毅家在京口亦  
與無忌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  
天下自有強弱桓氏篡逆雖強易弱正患事主得難耳無忌  
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但未遇之毅曰所見惟有劉下邳無  
忌笑而不荅還以告裕因與毅相要結遂共舉義兵襲京口

無忌偽稱勅使城中無敢動者桓玄聞裕及無忌起兵甚懼  
其黨曰劉裕烏合之眾勢必無成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  
無敵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  
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及玄敗走留其將何澹之  
守湓口無忌與劉道規次桑落洲澹之率軍來戰所乘舫旌  
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眾曰澹  
之不在其中攻之無益無忌曰今眾寡不敵澹之既不居此  
舫取則易獲因縱兵乘之可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  
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驚擾道規乘勝徑進無忌鼓  
譟赴之賊遂潰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祀及武康公主

瑯琊王妃還京都、玄從兄謙從子振乘間陷江陵、無忌道規、  
攻謙於馬頭、破之、進軍破江陵、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還  
京師、拜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西陽新蔡汝南潁  
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鎮南將軍、封安城郡公、盧循入寇、遣  
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距之、長史鄧潛  
之曰、賊舟艦旣盛、兼勢處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鑿、宜守二  
城以待之、賊必不敢捨我遠下、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  
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  
遂以舟師距之、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射之、而泊於山  
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舟艦小、飄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

之、衆遂奔敗、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乃執節以督戰、賊  
衆登艦、無忌遂握節而死、贈司空、謚曰忠肅、

魏詠之

魏詠之、任城人、生而免、缺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  
有名醫能療之、遂資數斛米西上、投仲堪、造門自通、仲堪嘉  
其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  
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百日邪、於是處之  
別屋、令醫療之、及差、仲堪厚資遣之、桓玄篡位、協贊義謀、玄  
敗、授荊州刺史、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  
貧賤爲耻、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爲仲堪之客、未幾

竟踐其位卒於官

張軌

張軌字士彥安定人惠帝中為散騎常侍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筮之遇泰之觀投策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為涼州承寧初拜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橫軌討破之斬首萬餘級威著西州化行河右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春秋行鄉射之禮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楊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撫尸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為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為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為証詠計理無兩

直遂自刎而死軌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孫鮮卑拔能為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振惠帝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永嘉初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遣中督護汜瑗率眾二萬討之稚降軌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遣軌以帝所賜劍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於河東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貢獻不替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張越涼州大族陰圖代軌從隴西內史營遷涼州刺史移檄廢軌

軌將去位長史王融排閣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寧西夏張越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乃以子寔爲中督護率兵討之越詣寔歸罪軌遣治中張閔送義兵五千馬五百匹耗布三萬匹於京師王彌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率精騎五千來衛京師及京都陷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秦王入關軌遣前鋒督護宋配率步騎二萬至長安翼衛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拜軌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卒年六十謚曰武州人推寔攝父位愍帝下策書曰乃父武公著勲西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銳卒萬里相尋

北齊書

方貢遠珍府無虛歲昊天不弔凋余藩翰維爾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蘭池長趙爽得璽文曰皇帝璽群僚上慶寔曰孤常非袁本初諸君何得有此言因送於京師下令曰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疏陳孤過者荅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曰聖王置疑承輔弼以佐助不逮今事無巨細盡決諸已興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下不分謗竊謂宜偃聰塞智開羣納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苟獨斷目是則羣僚畏威而面從矣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

匹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物於京師會劉曜逼  
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  
事及帝將降於劉曜詔寔爲司空承制行事琅琊王宗室親  
賢朕詔王時攝大位君其夾贊琅琊共濟艱運寔受詔大臨  
三日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劉  
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悲憤而卒寔遣司馬韓璞將軍張閔  
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  
紹各統郡兵來會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  
矢盡璞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  
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閔

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破之斬級數千時南陽王保謀稱尊  
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忘大耻而欲自尊非濟  
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親藩先帝憑屬宜勸卽尊號傳檄諸  
藩則欲競之心息苟合之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  
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卽帝位是歲元帝卽  
位於建鄴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爲劉曜所逼謀奔寔會保  
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驕恣京兆人劉  
弘挾左道於天梯第五山穴中然燈懸鏡爲光明以惑百姓  
寔左右皆事之弘謂帳下閻沙等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  
沙等信之遂夜害寔元帝賜謚曰元子駿年幼弟茂攝事誅

聞沙及其黨與數百人，劉曜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護軍陰鑒于桑壁，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征，長史汜禕曰：「亡國之人，欲干亂大事，宜斬岌以安百姓。」岌曰：「禕，糟粕書生，刺舉近才，不惟國家大計，今強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實繫此舉，事勢不可以不出，宜立國威，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乃出次石頭，謂參軍陳珍曰：『劉曜以百勝之聲，握三秦之銳，長驅而至，計將安在？』」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氏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若二旬不退，珍請爲明公率弊卒數千以擒之。」茂

大悅，以珍爲平虜護軍，率卒騎一千八百救韓璞。咸陰欲引歸，聲言先收隴西，然後廻滅桑壁。珍募發氏羌之衆，擊咸走之，尅復南安。茂拜珍折衝將軍，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伏惟修城築臺，蓋懲既往之事，愚以爲恩德未洽於近侍，雖重城層樓，適所以疑諸下，示怯弱之形，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茂曰：「王公設險，武夫重門，昔人之至戒也。亡兄受禍，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責育之勇，無所復施。今庶事未靖，不可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迤邐之世，紹無以對。茂有志節，能決大事，涼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茂殺之，於是豪右跡屏，威行涼域。」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



衆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太寧三年卒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世執忠順今雖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吾遭擾攘之運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藩宣晉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苟以集事氣絕之日白帟入棺以彰吾志私謚曰成駿立羣寮勸駿稱涼王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然境內皆稱之爲王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強盛西域降附雖稱臣於晉而不行江左正朔舞六佾建豹尾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咸和初劉曜攻枹罕護軍辛晏告急駿使

韓璞率步騎二萬擊之戰於臨洮大敗遂失河南之地及石勒殺劉曜駿復收河南地至於狄道置武衛石門侯和澠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後懼勒強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九年拜駿大將軍駿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遣叅軍麴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菴餘波莫及雖肆力修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并以臣爲大將軍都督雍秦涼州諸軍事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

諸後切

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既死人懷反正謂石虎李期之命會  
 不崇朝而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凶逆纂繼向  
 義之徒更思背誕鈇刃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  
 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  
 前之安替祖宗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  
 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  
 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雖時有尚義之士畏逼  
 首領哀嘆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  
 百郊祀配天不失舊物况以荆揚慄悍涼州突騎吞噬遺渴  
 在於掌寇哉願陛下敷弘聖慮永念先績勅司空鑒征西亮

等汎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後駿又遣叅軍陳寓至京師征  
 西大將軍亮言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寓西平相酒  
 泉太守馬岌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  
 樂而忘歸卽此山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  
 西王母祠以禪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及卒穆帝謚曰忠成  
 子重華嗣輕賦歛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石虎使麻秋來  
 侵金城太守張冲降涼州振動重華埽境內使將軍裴恒禦  
 之恒壁於廣武欲以持久弊之司馬張軌曰臣聞國以兵爲  
 強以將爲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尅平  
 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古之明君靡不慎於任將今

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得其才也強寇在郊人情危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若委以專征必能殲殄凶類重華召見之問以方略艾曰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生擒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祿伯諸寵貴共毀之出為酒泉太守虎復令麻秋進攻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誘宛城都尉宋矩矩曰辭父事君當立功事功事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主倫生於是先殺妻子自刎而死

不成人

秋進攻枹罕晉陽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俊曰去外城必動衆心大事去矣校尉張璩然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寇車地突百道城中亦應之殺秋衆數萬虎復遣其將劉渾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不從教軍士李嘉潛引賊上城西北隅璩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戮李嘉以狗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為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

馳擊之。左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恐有伏兵，疑不進。張瑁從左南緣河截其後，秋軍引退。艾乘勝奔擊，大破之，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秋復率衆十有二萬，進屯河內。姑臧大震，重華以艾爲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旗，誓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軍正索遐曰：「風爲號令，今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烏，秋戰敗，遁還河南。重華連破勍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超諫，重華優文荅之，然不能改也。遣使上表貢獻，康獻皇后遣御史俞歸進，重華爲涼州牧，歸至涼州。重華謀爲涼王，不受詔，使親信沈猛謂歸曰：「我州主奕世

忠於晉室，乃不如鮮卑，詔加慕容皝燕王，乃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勸有功之臣乎？今士民共勸州主爲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先王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爵不過稱公。漢高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夷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聖上以貴主忠賢，故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且有殊絕之勳，方有不世之賞。今若使以貴公爲王，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何爵可以加賞乎？幸三

思之猛具告重華遂止未受詔而卒穆帝賜謚曰敬烈子耀  
靈嗣伯父長寧侯祚廢為涼寧侯尋殺之而自立祚淫暴不  
道自駿重華妻妾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永和十年僭稱  
帝郎中丁琪諫曰先公世執忠節遠宗晉室五十餘載陛下  
纂戎鴻緒勲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  
且華夷所以歸心義兵所以響赴者以陛下為本朝之故今  
既自尊人斯相競一隅之地何以當四海之師城峻衝乘負  
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祚宗人張瓘鎮枹罕祚惡  
其強遣其將易揣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為瓘所破揣單騎  
奔走瓘躡之敦煌人宋混聚眾以應瓘尉緝趙長等入閤呼

重華母馬氏出殿拜耀靈弟玄靚為主祚使易揣攻長殺之  
瓘弟琚募數百人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  
手者誅三族祚眾披散琚率眾入城祚按劍殿上大呼令左  
右拒戰眾莫有圖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  
國內咸稱萬歲玄靚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  
公以張瓘行大將軍事瓘負其勲力有篡立之謀輔國宋混  
討瓘殺之玄靚以混為車騎大將軍輔政混卒弟澄代之右  
司馬張邕惡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為中護軍  
叔父天錫為中領軍共輔政邕驕矜淫縱通重華母馬氏樹  
黨專權天錫腹心劉肅年十八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未可

到底少年  
不濟事不  
手 竟秦舞陽

知天錫曰何謂也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  
早疑之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  
曰肅卽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  
肅二人足以辦之矣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  
駒露刃從之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尅邕  
逸走二人與天錫入禁中邕率甲士三百餘人攻禁門天錫  
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  
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事不獲已我家門戶事將士何苦以  
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  
之悉散走邕自刎而死天錫旣殺邕耑掌朝政玄靚母郭氏

以天錫耑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天錫殺欽等率衆  
入禁門害玄靚宣言暴薨遂自立太和初詔以天錫爲大將  
軍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涼州刺史平西公天錫大舉伐李  
儼求救於苻堅堅使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自  
天錫嗣事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爲松火生泥中而  
天錫荒於聲色不恤政事人情危怨苻堅每攻之兵無寧歲  
天錫甚懼遣從事中郎韓博奉表并獻書大司馬桓溫誓同  
大舉博有口才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彞嘲之曰君是韓盧後  
耶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彞以君姓韓彞自姓刁那得韓  
盧後耶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爲刁也一坐稱歎焉太

元元年苻堅遣其將苟萇來伐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  
席劭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伸之畧也衆  
以劭爲老怯請遣將軍馬達率精兵距之廣武太守辛章保  
城固守曰馬達反覆必爲變達率萬人遇苟萇果不戰而降  
席劭與司兵趙充哲中衛史景與萇苦戰皆沒於陣天錫自  
出戰城內反天錫降于萇天錫所居平章殿無故自崩旬日  
而國亡自軌爲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堅封爲  
歸義侯堅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爲苻融司馬歸晉詔復封西  
平郡公天錫有文才甚被恩遇朝士多毀之會稽王道子嘗  
問西土所出天錫曰桑甚適口鸚鵡懷好音乳酪養性人無妬

心桓玄輔政以天錫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卒張淳駿治中  
從事駿遣淳假道於蜀通表京師李雄有憾於南氏楊初淳  
因說雄曰南氏無狀屢爲邊害宜先討平二國並勢席卷三  
秦東清許洛北掃燕趙拯梓宮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此英  
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者以陛下義  
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也雄怒僞許之將覆淳於東  
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入見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  
地經百蠻之域萬里表誠者以陛下能成人之美故也君欲  
殺臣當刑於都市宣示衆庶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假  
途於我覺而殺之令天下畏威今盜殺之江中何以示天下

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尉景騫曰：張淳壯士，宜留用之。雄曰：壯士豈為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大暑熱，且可遣下吏少任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故遣淳奉表輸誠。大晉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騫具以白。雄厚禮遣之。因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宗社之大耻，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何言自娛耶？雄有慚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為同。

盟所推遂有今日。瑯邪若能中興晉祚於中州，亦當率衆輔之。淳通表達京師，朝廷嘉之。

李嵩

李嵩字玄盛，成紀人。呂光末，段業自稱涼州牧，以孟敏為沙州刺史，署嵩效穀令。敏卒，敦煌護軍郭謙等推嵩為敦煌太守，業加嵩領護西胡校尉，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嵩於業，以嗣為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嵩使迎已。嵩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為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奈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



也同母弟宋繇曰大丈夫既為世所推今便屈首於人豈不為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軌之業不足繼也嵩因遣繇覘嗣繇見嗣暗以甘言還謂嵩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其子歆與邈繇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乃罪狀嗣於段業業殺之進嵩都督涼興以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嵩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秦涼二州牧嵩遣宋繇東伐涼興擊玉門以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為東伐之資遣舍人黃始間行奉表詣闕嵩謂群寮曰昔河右分崩群豪競起吾以寡德為眾賢所推忘寢與食思濟時艱故遣弟繇

東珍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鳴時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為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境諸君以為何如長史張邈贊成之嵩大悅以張體順為建康太守鎮樂涇宋繇為右將軍與其子太守讓鎮敦煌遂遷於酒泉誠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時會相驅遂荷州土門戶事重憂責不輕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胸後事付汝等粗舉近事數條遣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變當任汝等所見深淺非吾勅誠所能盡也汝等雖年未長大若能

克已纂修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  
汝等其戒之慎之嵩親率騎二萬畧地至建東鄯善前部王  
遣使貢方物沮渠蒙遜來侵掠三千餘戶而歸嵩追之及於  
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苻堅徙江漢之人萬餘戶及  
中州七千餘戶於敦煌郭磨之亂武威張掖巴東人西奔晉  
昌者數千戶嵩徙之於酒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  
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  
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曰江山悠隔朝宗無  
階伏惟陛下應期踐祚景福自天臣前乙巳歲順從群議假  
統方城竊以五嶽神山狄汙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叩心

絕氣忘寢與食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  
臣以其歲進師酒泉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  
務農養士時移節邁荏苒三年撫劍歎憤以日成歲今資儲  
頗足器械稍充西招城郭兵北引丁零之衆興甕國威掃  
清秦隴承望詔旨隕越爲效沮渠蒙遜來侵嵩遣子歆要擊  
敗之獲其將沮渠百年嵩上巳日讌於曲水命群寮賦詩而  
親爲之序寫諸葛亮訓誡以勗諸子曰武侯誠子質畧易通  
寓目則了雖言發往昔而道益今人夫經史問學如採菽中  
原藪斯功多汝等可不勉哉嵩乃修敦煌舊塞東北二圍以  
防北虜西南二圍以威南虜嵩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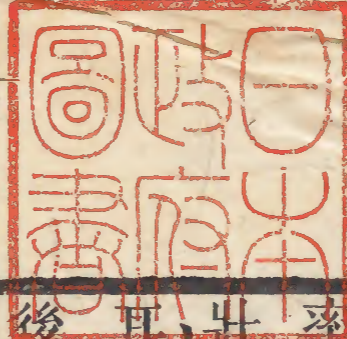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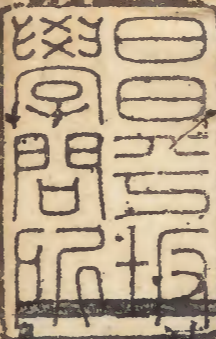
群雄所奉遂啓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尅期而成河西十郡計日可一旣而禿髮傉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賦述志焉嵩寢疾顧命宋繇曰吾少離荼毒艱苦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以此爲恨耳軍國之事一以委卿吾終之後吾子猶卿子也薨年六十七國人謚曰武昭王子歆嗣其年晉禪於宋歆以宋繇爲武衛將軍廣夏太守錄三府事沮渠蒙遜遣其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歆遣武術等赴之親勒大軍爲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於蓼泉歆引兵還蒙遜追之歆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宋以

歆爲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酒泉公歆用刑嚴峻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曰入歲以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並并兼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畧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悴致災之咎實此之由主簿氾稱亦上疏曰臣聞天心子愛人君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誠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號公是也元年三月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十一月狐土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頗聞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

畧言耳目之所見聞，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藉秦氏喪亂，覩有全涼之地，聚斂傷民，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明年而呂光叛，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群胡剗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業，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之所聞知，效穀先王鴻漸之始，謙德卽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狐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於此城南面而君者也。昔春秋之

世星隕於宋，襄公卒爲楚所擒，地者至陰，夷狄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若不修德，中國將喪於夷狄。臣蒙先朝布衣之祿，是以不避忤上之誅，願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遊畋之娛，虛吟下士，廣招英俊，待國有倉廩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良平之妙筭，一鼓而姑臧可平，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可計日而待。歆並不納，歆聞蒙遜南伐，禿髮傉檀將攻張掖，其母尹氏止之，不聽。宋繇固諫，不從。繇退而嘆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歆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於都瀆澗。蒙遜自浩亶來戰於懷城，爲蒙遜所敗，左右勸歆還酒泉，歆不聽，勒衆

復戰敗於蓼泉，為蒙遜所害。蒙遜遂入酒泉，歆弟敦煌太守  
 恂棄郡奔北山。蒙遜以索元緒行敦煌太守，元緒粗獷好殺，  
 大失人和。郡人宋承等以恂在郡有惠政，密招恂。恂率數十  
 騎復入敦煌。元緒東奔涼興，宋承等推恂為涼州刺史。蒙遜  
 率眾二萬攻之，恂閉城不戰。蒙遜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  
 壯士一千連版為橋，欲決堤。蒙遜勒兵逆戰，屠其城。歆子重  
 耳脫身奔於江左。後歸魏，為恒農太守。蒙遜徙李氏於姑臧，  
 後歸於魏。嵩以安帝隆安四年據河右，至宋少帝景平元年  
 滅。凡二十四年。



嘉祥三

